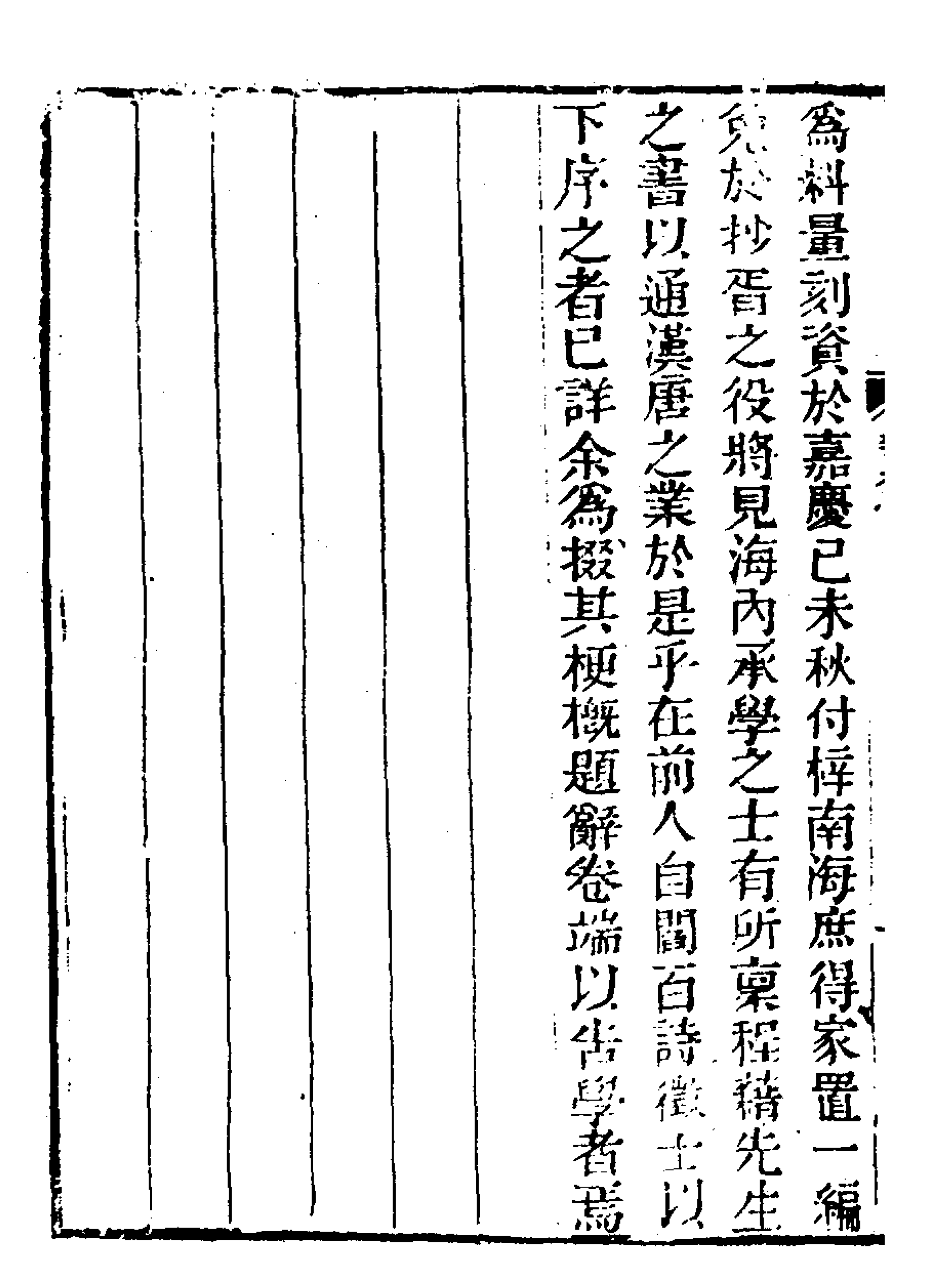
經義雜記

刻經義雜記題辭

經筵講官　南書房翰林戶部左侍郎兼署兵部右侍郎提督浙江學政阮元撰

經義雜記武進臧玉林先生所著也先生隱德君子深入兩漢諸儒閫奧研覈經訓根究小學嘉定錢莘楣少詹序之云先生之書實事求是別白精審而未嘗馳騁其辭輕詆先哲余是以重其書而益重其人金壇段若膺大令序之云發疑正讀必中肯綮精心孤詣所到冰釋至詩禮二經王肅私竄以難鄭者尤推見至隱覺悟羣疑是以當世通儒碩學莫不心折此書鉅都大邑研經好學之士往往傳寫不倦余獲交先生元孫在東亟



爲料量刻資於嘉慶己未秋付梓南海庶得家置一編免於抄胥之役將見海內承學之士有所稟程稽先生之書以通漢唐之業於是乎在前人自闕百詩徵士以下序之者已詳余爲掇其梗概題辭卷端以告學者焉

經義雜記贈言校勘爵里姓氏

徵士太原閻百詩 若璩

徵士元和惠定宇 棟

舉人武進楊符蒼 方達

國子監丞武進張伯倫 綸

翰林學士餘姚盧召弓 文弨

光祿寺卿嘉定王鳳喈 鳴盛

詹事府少詹嘉定錢曉徵 大昕

宮保兩湖總督鎮洋畢纕蘅 沅

戶部侍郎儀徵阮伯元 元

禮科給事中華亭王周謨 顯曾

江南道御史仁和孫詒穀 志祖

兵部主事德清許周生 宗彥

內閣中書武進趙億孫 懷玉

國子助教仁和宋左彝 大樽

太常博士曲阜孔叢伯 廣林

濰縣知縣武進莊葆琛 述祖

巫山知縣金壇段若膺 玉裁

寧波教授歸安丁小雅 杰

丹徒訓導寶應劉端臨 台拱

孝廉方正吳縣江叔澐 聲

舉人武進鄭清如 環

布衣武進張珊林 琛

布衣吳縣鈕匪石 樹玉

布衣武進顧子明 述

監生吳縣袁又愷 廷檮

監生錢塘何夢華 元錫

監生甘泉林仲雲 慰曾

生員江陰葉保堂 廷甲

生員江寧王西林 汝翰

生員武進丁道久履恒
生員元和顧千里廣圻
生員歸安嚴久能元照

經義雜記第一

武進學生臧琳王林

居平不揣固陋考究諸經深有取於漢人之說以爲去古未遠也爲諸生三十年未嘗一日不讀經偶有一得隨筆記錄閒有他說亦附益之歲月既多卷帙遂富伏處草茅不克遇當代名儒鉅師商榷是非删裁散冒深以不聞過爲憾丁丑之歲太原閻百詩先生來常過從請質先生見而歎賞以爲學識出唐儒陸孔之上相與切磋疑義爲之作序平生知己一人而已後之君子見此書者能爲琳正定是所厚望也

大康熙四十二年孟春琳識於豐玉堂

正名

論語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集解馬融曰正百事之名也儀禮聘禮疏引鄭注論語云古者曰名今世曰字案馬鄭說不同亦各有所本學者喜馬說之平易便斥鄭爲迂遠爲鄭學者專主其說又以馬解爲非俱未嘗徧考也史記孔子世家云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云云又春秋繁露實性云孔子曰名不

正則言不順春秋別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必各因其眞其義也眞其情也乃以爲名名霣石則後其五退飛則先其六此皆其眞也聖人於言無所苟而已矣又韓詩外傳卷五說魯君假馬于季孫云孔子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此皆馬說所本也周禮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注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又儀禮聘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又許氏說文解字序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證稽譔其說將

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恉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也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諭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觀許引君子於其所不知二句是亦以正名爲正書字文弨案說文缶部字下有不解者多書闕字卽本論語闕如之意此皆鄭說所本也固不當專主一解以爲是矣朱子集註本史記指衞輒拒父事言之較馬說更切近

西宮災

春秋僖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杜注西宮公別宮也公羊傳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

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何注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

所居也禮諸侯娶三國女以楚女居西宮知二國女於

小寢內各有一宮也故云爾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

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是時僖公爲齊所脅以

齊媵爲適楚女廢在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之所生

也言西宮不繫小寢者小寢夫人所統妾之所繫也天

意若曰楚女本當爲夫人不當繫於齊女故經亦云爾

穀梁傳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以諡言之則如疏之然

以是爲閔宮也范解言閔公非僖公之父故不言新宮

也又漢書五行志上西宮災穀梁以爲愍公宮也以諡

言之則若疏故謂之西宮劉向以爲釐立妾母爲夫人以入宗廟故天災愍宮若曰去其卑而親者將害宗廟之正禮董仲舒以爲釐娶於楚而齊媵之脅公使立以爲夫人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爲居此宮誅去之意也以天災之故大之曰西宮也左氏以爲西宮者公宮也言西知有東東宮太子所居言宮舉區皆災也案杜注左氏謂無傳則班志所引當是解左氏者之言如劉歆說知西宮災不特一西宮也公宮爲國君所居既不可斥言東宮太子宮太子國之本也又不可言災故舉西宮以概之據董生說知西宮即夫人所

居僖公爲齊所脅以妾爲夫人而居此宫故天災誅去之乃何氏既用董義而又采禮緯爲夫人居中右媵居西左媵居東之說以西宫爲楚女所居然楚女無罪何反焚其所居又言楚女本當爲夫人不當繫於齊女故言西宫而不繫小寢亦曲說也范解穀梁未能發明當以劉子政說補之三傳之學惟穀梁最微今所宜急治者也

宣謝火

春秋宣十六年夏成周宣謝火杜注宣謝講武屋正義引服虔云宣揚威武之處傳夏成周宣謝火人火之也

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公羊穀梁經作宣謝災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藏焉爾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何注宣宮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者有中興之功樂器宣王中興所作樂器新周故分別有災不與宋同也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故繫宣謝於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從爲王者後記災也穀梁傳周災不志也其曰宣謝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范解宣謝宣王之謝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故貴其器釋曰徐邈所據本云周

災至注云重王室也今遍檢范本並有不字則不得解與徐同又漢書五行志上宣榭災舊本作火今榭者所據顏注校正以藏樂器宣其名也董仲舒劉向以爲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爲而藏之左氏經曰成周宣榭火榭者講武之坐屋案左氏以宣謝爲講武之屋服杜注皆本漢書服謂宣揚威武更得命名之意火爲人火見守戒之無人而武功之廢弛也公穀以宣謝爲藏樂器之所董劉義同故漢志云謝者所以藏樂器宣其名也蓋樂以宣節陰陽故名宣謝說文宀部宣天子宣室也从宀亘聲徐鍇曰風回轉所以宣陰陽也漢書賈誼傳坐

宣室何氏不得其解而以為宣王并以樂器為宣王中興所作既遂公羊本文復乖左穀之義矣又公羊言新周核之董劉說則以天意以樂器空存無補實政故災之而望周之重新聖人書之所以承天意也乃何氏謂孔子以春秋當新王繫宣謝於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此言夏為誣矣穀梁周災不志也當從徐本作周災至志也謂以災來告遂志之徐注云重王室也得之范本作不字非是

納卵蒜

夏小正十有二月納卵蒜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

何也納之君也儒考經傳祭品皆用韭不用蒜夏小正納卵蒜疑當爲納韭卵正月囿有見韭記韭之初生也十二月納韭卵記農人收子納之有司以昭祭事王彪之賦曰蒲韭冬藏謂卵蒜者本如卵納者納之君夫卵蒜納之君將何用此語蓋漢以後人附會

古文尚書釋文

周顯德中二年二月詔刻序錄易書周禮儀禮四經釋文皆田敏尹拙聶崇義校勘自是相繼校勘禮記三傳毛詩音並拙等校勘建隆三年判監崔頌等上新校禮記釋文開寶五年判監陳鄂與姜融等四人校孝經論

語爾雅釋文上之三月李昉知制誥李穆扈蒙校定尚書釋文德明釋文用古文尚書命判監周惟簡與陳鄂重修定詔並刻板頒行咸平二年十月十六日直講孫奭請摹印古文尚書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從之是書周顯德六年田敏等校勘郭忠恕覆定古文并書刻板景德二年二月甲辰命孫奭杜鎬校定莊子釋文上見玉海藝文案釋文敘錄云枚頤奏上孔傳古文尚書後范甯變爲今文集注今以孔氏爲正其目載孔安國古文尚書傳十三卷據此知尚書釋文本用古文周顯德六年田敏等校勘郭忠恕覆定者是也但世閒已有范氏所變

今文尚書釋文及隋唐志皆十卷故宋開寶命周惟簡等重修刻板頒行刋改古文爲今文非陸氏原本矣及咸平二年孫奭復請摹印古文釋文與新定釋文並行猶今古並存今所行尚書釋文皆是今字則爲周惟簡等改定之本而非孫奭等復請摹印之本矣夫兩本並行而一存一沒非因人情喜新厭舊之故歟是可慨也

昭六年鄭災

漢書五行志上左氏傳昭公六年六月丙戌鄭災是春三月鄭人鑄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臧傳作藏俗字爭辟焉火而傳作如古通象之不

火何為說曰火星出於周五月而鄭以三月作火鑄鼎刻刑辟書以為民約是為刑器爭辟故火星出與五行之火爭明為災其象然也案所引說曰乃西漢說左氏者之言春秋正義引服虔云鑄鼎藏爭辟故今出火與五行之火爭明故為災在器故稱藏也即本西漢舊解杜注云象類也同氣相求火未出而用火相感而致災與兩漢義乖其說非是

昭九年陳災

春秋昭九年夏四月陳災杜注陳既已滅降為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災害繫於所災

所害正義曰公羊穀梁經皆作陳火公羊傳曰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穀梁傳曰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賈服取彼爲說言愍陳不與楚故存陳而書之言陳尚爲國也杜以左氏無此義故辨而異之案公羊何注云陳已滅復火者死灰復燃之象也楚爲無道託討賊行義陳臣子辟門虛心待之而滅其國若是則天存之者悲之也穀梁范注云陳已滅矣猶書火者不與楚滅也又漢書五行志上陳火董仲舒吕爲陳夏徵舒殺君楚嚴王託欲爲陳討賊陳國闢門而待之至因滅陳陳臣子尤毒恨甚極陰生陽故

致火災劉向㠯爲先是陳侯弟招殺陳太子偃師皆外事不因其宮館者略之也八年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左氏經曰陳災傳曰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㠯五成舊本譌陳據傳改正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說曰顓頊㠯水王陳其族也今玆歲在星紀後五年在大梁大梁昴也金爲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年陳將復封楚之先爲火正故曰楚所相也天㠯一生水地㠯二生火

天㠯三生木地㠯四生金天㠯五生土五位皆㠯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㠯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㠯天一爲火二牡木㠯天三爲土十牡土㠯天五爲水六牡火㠯天七爲金四牡金㠯天九爲木八牡陽奇爲牡陰耦爲妃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於易坎爲水爲中男離爲火爲中女葢取諸此也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而陳卒亡火盛水衰故曰天之道也哀公十七年七月己卯楚滅陳案所引左氏說乃秦漢以來舊誼當與伏生書大傳毛公詩傳等觀不第足以補正杜

注而已董劉說公穀推所以致災之由一自遠者言之一自近者言之考宣公十一年陳亂陳臣子痛國之亂而望楚之救也故開門延楚乃乘其亂而滅之陳之臣子痛益深矣幸聽叔時之言復封陳庶爲善補過者而又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則與滅陳國而虜其民人無異陳之臣子懷毒愧憤恨之心欲快意於楚者非一日矣今復爲之滅是以陰毒之氣蓄之久而發之烈也此董生遠推意也劉子政說穀梁以招殺太子偃師事在昭八年故天降之災楚已滅陳而復書陳者不與蠻夷滅中國也案宣十一年楚子入陳傳入者內弗受也曰

人惡人者也何用夷受也不使夷狄爲中國也義本此故買服解左傳范注穀梁無不盡同獨杜氏好爲異例輕改舊說非也

蒼兕主舟楫官

史記齊太公世家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索隱曰蒼兕本或作蒼雉馬融曰蒼兕主舟楫官名又王充云蒼兕水獸九頭今誓衆令急濟故言蒼兕以懼之此文上下並今文太誓案郭氏山海經序曰鈞天之庭

豈伶人之所躡無航之津豈蒼兒之所涉蒼兒與伶人相對是郭氏亦同馬說謂無涯之水非世間主舟楫官所能涉也葢蒼兒本水獸善覆舟故以此名官欲使居是官者盡其職常以蒼兒爲警也論衡是應篇云尚父威衆欲令急渡不急渡蒼兒害汝此葢今文家說失呼而令之之旨矣

尚書泰誓有三

書序正義引馬融云太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爲鵰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

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太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太誓曰獨夫受禮記引太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太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太誓而不在太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又引鄭康成書論云民閒得泰誓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泰誓正義引王肅書序云泰誓近得非

其本經及孟子滕文公下引太誓趙注云太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太誓也今之尚書太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太誓同諸傳記引太誓皆古太誓也據趙馬之說知記傳孟荀所引皆未焚書前之尚書所謂古太誓此一也史記周本紀云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

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集解引馬鄭之言索隱曰皆見周書及今文泰誓齊世家亦載斯事索隱引馬融說以爲今文泰誓漢書禮樂志書序殷紂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曰說婦人 師古曰今文周書泰誓之辭也 郊祀志大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曰永年丕天之大律 師古曰今文泰誓周書也立功立事二句刑法志又引之禮堂謹案後漢書班彪傳下注汪汪乎丕天之大律李注今文尚書泰誓篇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鄭元注云丕大也律法也 董仲舒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 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也 平當傳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曰永年傳於亡窮 師古曰今文泰誓

谷永傳書曰迺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師古曰今文泰誓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師古曰亦泰誓白虎通爵篇天子之子稱太子尚書曰太子發升于舟周禮大祝注書曰王動色變賈疏大誓云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以下大子發拜手稽首又今文大誓得火烏之瑞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誥於王王動色變藝文類聚十六引尚書曰惟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之上乃告司馬司徒司空又曰太子發升于舟中流白魚入于舟王跪取出俟以燎羣公咸曰休哉鏞堂謹案後漢書王霸傳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李注今文尚書曰武王度盟津白魚躍入王舟又文苑杜篤傳蓋六獵

魚躍蜓莫之方斯注尚書今文泰誓篇曰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以燎羣公咸曰休哉鄭元注云燔魚以祭變禮也說文攴部孜汲汲也周書曰孜孜無怠水部涘水涯也周書曰王出涘手部掐掐也周書曰師乃掐掐者拔兵刃以習擊刺此似漢初壁內別出之太誓即馬氏所稱其文似若淺露神怪在子所不語者然兩漢大儒皆見之馬鄭王肅爲古文學者皆爲之注此二也至東晉臧彥始授梅賾古文尚書內又有泰誓三篇自唐以來立於學官即今日所誦讀者此三也

雉門及兩觀災

春秋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左氏無傳何

注公羊云此本子家駒諫昭公所當先去以自正者昭
公不從其言卒爲季氏所逐定公繼其後宜去其所以
失之者故災亦云爾立雉門兩觀不書者僭天子不可
言雖在春秋中猶不書穀梁傳先言雉門親親也范氏
但論書法先後不能發明其義楊疏引劉向云雉門天
子之門而今過僭制故致天災也漢書五行志上董仲
舒劉向以爲此皆奢僭過度者也先是季氏逐昭公昭
公死于外定公即位既不能誅季氏又用其邪說淫於
女樂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顯而奢僭者一曰門闕
號令所由出也今舍大聖而縱有罪亡以出號令矣案

劉子政何邵公皆以魯爲門爲僭天子與漢志所載董劉說正合是公穀義同也范武子集解最爲空疏宜據舊義補正之

古文籀篆變遷

說文序云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案此可知保氏所掌以教國子者爲古文及史籀變其書則有與古文異者故孔子與左氏書經傳皆用保氏古文今考許書

古文入作𠆢象形籒文別造刀字古文亦作𠆢象人形籒文改爲大字別造𠆢字以爲亦雖同一象形而籒文不及矣此聖人去取之意歟然說文所載皆小篆卽籒文亦未易多得也

亳社災

春秋哀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左氏無傳公羊經作蒲社傳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何注蒲社者先世之亡國在魯竟戒社者先王所以威示教戒諸侯使事上也災者象諸侯背天子是後宋事彊吳齊晉前驅滕薛俠轂魯衛驂乘故天去戒社若曰王教滅絕云爾穀梁傳亳

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范解殷都于亳武王克紂而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爲亡國之戒劉向曰災亳社戒人君縱恣不能警戒之象范又云立亳之社於廟之外以爲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君瞻之而致戒心漢書五行志上董仲舒劉向以爲亡國之社所以爲戒也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春秋火災屢於定哀之閒不用聖人而縱驕臣將以亡國不明甚也一曰天生孔子非爲定哀也蓋失禮不明火災應之自然象也案公穀及董劉義皆以亳社爲殷社杜注左傳同故云亡國之社先王立之俾諸侯以亡爲戒今天

災之因人君不能爲戒而國將亡也乃何氏見公羊作蒲而以爲先世之亡國疏又云蒲者古國之名天子滅之以封伯禽考禮記郊特牲薄社北牖注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釋文薄本又作亳書序將遷其君於蒲姑釋文蒲如字徐又扶各反馬本作薄史記周本紀作遷其君薄姑是薄蒲亳三字古通書釋文蒲如字非是當從徐仙民扶各反何氏墨守公羊未考左氏穀梁之經不知蒲爲亳字之聲借其誤一也又云戒社者先王所以威示教戒諸侯使事上此與立社爲使民戰栗之說無異而反失警戒危亡之意其誤二也又歷指宋齊晉滕薛魯衛之聽命於吳

天以為王致滅絕故災之案經傳及先儒皆無此義其誤三也范注穀梁此條最得經傳意

唐人亲榛無別

說文木部亲果實如小栗从木辛聲春秋傳曰女摯不過亲栗又榛木也从木秦聲一曰菆也則二字義別詩鳲鳩其子在榛釋文榛側巾反木名也又仕巾反字林云木叢生也字林榛木之字從辛木云似梓實如小栗音莊巾反又禮記曲禮下婦人之摯椇榛釋文榛側巾反木名字林云仕巾反木叢生（生字本脫今據鳲鳩釋文引補）也古本又作亲音壯巾反字林（舊脫字林二字今從鳲鳩釋文校補）云似梓實如

小栗也據兩釋文知字林榛仕巾反云木叢生也亲壯巾反云似梓實如小栗也與說文同詩釋文當引字林木叢生禮記釋文當引字林實如小栗乃於一字下並引兩文且云字林榛木字從辛木則大誤矣經傳如曲禮婦人之摯棋榛（鄭注榛實似栗而小）左傳莊廿四年女贄不過榛栗（杜注榛小栗）字皆當从木辛不與詩鳲鳩其子在榛旱麓榛楛濟濟同（箋云山之足林木茂盛釋文引字林云木叢生是也正義引周語韋注云榛似栗而小誤）乃今禮記左傳皆作榛是因聲近亂之然觀說文亲下引春秋傳禮記釋文榛下載古本知經傳中始未嘗混也玉篇亲側詵切實似小栗榛仕銀切木叢生亦

與說文字林同而於汞下又載漆字云同上此蓋後人增入非顧野王原本也禮堂謹案九經字樣木部桼㯃音漆實如小栗傳曰女贄不過桼栗上說文下經典相承隸變是唐元度以爲一字也

祖廟明堂異處

左傳文二年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杜注明堂祖廟也正義曰鄭元以爲明堂在國之陽與祖廟別處左氏舊說及賈逵盧植蔡邕服虔等皆以祖廟與明堂爲一故杜同之案以祖廟明堂爲一乃先儒之誤者當從鄭說爲二杜從左氏舊說非是袁準正論曾辨之見詩靈臺正義

經義雜記卷第一

經六千二百七十一字
注四百六十二字

經義雜記第二

武進學生臧琳玉林

十幹字象人

梁劉昭注續漢志引月令章句云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於是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幹案說文載十幹字首取象陰陽之義郎蔡氏所謂探五行之情也後敘一說謂取象於人如甲象人頭乙承甲象人頸丙承乙象人肩丁承丙象人心戊承丁象人脅己承戊象人腹庚承己象人齎辛承庚象人股壬承辛象人脛脛任體也癸承壬象人足此易所謂近取諸身也

王禹樂記

漢書藝文志樂家王禹記二十四篇武帝時河閒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

案食貨志樂語有五均鄧展曰樂語樂元語河閒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瓚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土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彊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又白虎通禮樂篇樂元

語曰受命而六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興其所自作明有制興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故南夷之樂曰兜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東夷之樂曰離合歡之樂僸於堂四夷之樂陳於右先王所以得順命重始也又曰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戟舞助時煞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蓋皆王禹記文即河閒獻王所傳者據班志知劉向校書得今樂記禹所傳者遂寖以微矣

石言于晉

漢書五行志上若迺貪欲恣睢務立威勝不重民命則

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金鐵冰滯涸堅不成者衆及爲變怪是爲金不從革左氏傳曰昭公八年春石言於晉晉平公問於師曠對曰石不能言神傳無神字案杜注謂有精神馮依石而言則作注時本有神字今本脫耳或馮焉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興傳作莫信傳保案當依師古訓爲保一讀爲巾非是漢書所載左傳即劉歆等所據古文今杜本作保是以詁訓代經也其性師古曰信猶保也性生也案師古注當有所本杜氏以性爲性命非也石之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劉歆以爲金石同類是爲金不從革失其性也劉向以爲石白色爲主屬白祥

夏小正蓄藥

夏小正五月蓄蘭傳爲沐浴也唐徐堅初學記歲時部採艾懸於戶上注引玉燭寶典云以禳毒氣又引荆楚歲時記曰宗則字文度常以五月五日採艾用灸有驗是日競採雜藥夏小正此月當作日蓄藥以蠲除毒氣據上文所引書知引夏小正蓄藥字非誤蓋古本也諸書說五月五日採藥者甚多今作蓄蘭徐氏所引同衆楚辭浴蘭湯兮沐芳蕙今本蓋出此然小正所記皆要事若言爲沐浴蓄之淺矣當從歲時記所引作蓄藥以蠲除毒氣方有關燮理陰陽之事鏞堂謹案禮記月令孟夏之月聚蓄百藥注云

蕃廡之時毒氣盛周禮醫師聚毒藥以供醫事此傳蓋非原文後人見誤本如此因附會之也

莊十一年宋大水

春秋莊十一年秋宋大水左傳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杜注公使弔之故書公羊傳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何注時魯亦有水災書魯則宋災不見兩舉則煩文不省故訛例書外以見內也先是二國比興兵相敗百姓同怨而俱災故明天人相與起應之際甚可畏之穀梁傳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五行志上董仲舒以爲時魯宋比年爲乘邱鄑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

二國俱水劉向目爲時宋愍公驕慢睹災不改明年與其臣宋萬博戲婦人在側矜而駡萬萬殺公之應案三傳義不同左氏以宋來告災公使弔之故書公羊傳以有及我之文故董生謂兩國俱水何氏本之言爲比興兵而百姓怨之應亦同穀梁言宋爲王者之後故書故劉子政言宋愍驕慢之應義不同而各得本傳意也

有渰淒淒

詩大田有渰萋萋釋文渰本又作弇漢書作黤呂氏春秋務本作唵正義曰毛傳渰雲興貌定本集注云渰陰雲貌案說文水部淒雲雨起也从水妻聲詩曰有渰淒淒則渰正

字訓爲雲起與孔本毛傳合又說文廾部弇蓋也从廾从合是作弇亦通陸引漢書作黤今食貨志作湌案說文黑部黤青黑也从黑奄聲蓋天將雨則黑雲興於上定本集注毛傳作陰雲貌義與漢書說文同顏氏家訓引毛傳亦作陰雲高注呂氏春秋顏注漢書莫不盡然（高注本或作陰雨者誤）正義作興雲理雖通而未得其眞也又萋萋當從呂氏春秋兩漢書（後漢左雄傳）作淒淒與說文所引同玉篇水部廣韻五十琰初學記一白氏六帖二皆然開成石經从艸今釋文正義同誤也

竇攸辨豹文鼠

釋獸鼠屬豹文鼮鼠郭注鼠文彩如豹者漢武帝時得
此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案廣韻藝文類聚太
平御覽並引竇氏家傳云竇攸治爾雅舉孝廉爲郎世
祖與百寮大會靈臺得鼠身如豹文熒熒光澤世祖異
之以問羣臣莫能知者唯攸對曰鼮鼠也詔問何以知
之攸對曰見爾雅詔案秘書如攸言賜帛百匹詔諸侯
子弟從攸受爾雅李善注文選任彥昇爲蕭揚州作薦
士表引摯虞三輔決錄注亦同又水經注穀水云靈臺
漢光武所築高六丈方二十步世祖嘗宴於此臺得鼮
鼠於臺上案漢書終軍傳無辨豹鼠事諸書皆言竇攸

而郭氏屬之終軍蓋傳聞之誤玉篇承襲其說又說文鼠部云鼨豹文鼠也則讀鼨鼠豹文爲句鼮鼠屬下與此異

公穀不具四時

初學記文部引劉歆七略曰春秋兩家文或具四時或不於古文无事不必具四時案春秋兩家謂今文公羊穀梁也古文謂左氏也或不當句不讀爲否不必具四時不衍字也謂公穀之經或有不具四時左氏雖無事必具也隱六年秋七月杜注云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他皆放此是也漢書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

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春秋之脫四時猶易之脫无咎悔亡也惟古文無脫斯東漢以來儒者咸好古學歟

養以之福

左傳成十三年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杜注養威儀以致福案漢書五行志上引左傳作能者養昌之福師古曰之往也能養生者則定禮義威儀自致於福不能者則喪之以取禍亂據此知左傳本作養以之福杜作注時猶未誤故與師古義同當據注及漢書乙正隸釋酸棗令劉熊碑養口之福此亦用左傳語所鈌

必是以字

匪傲匪傲

左傳成十四年引詩彼交匪傲杜注彼之交於事而不惰傲案漢書五行志上中引傳作匪儌匪傲應劭曰言在位者不儌訐不倨傲也師古曰儌謂儌倖也又左傳襄廿七年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荀子勸學引詩匪交匪紓今采菽作彼交匪紓小旻如匪行邁謀杜注左傳云匪彼也是匪與彼音相近故轉匪爲彼古書亦往往互異論語惡儌以爲智者釋文云儌鄭本作絞是儌絞古通毛詩作交葢絞之省借故漢

書作傲毛公兩詩皆無傳鄭箋依字訓爲交探恐非漢
志所載左傳爲古文今本出之杜氏未足深信夫同一
左傳同引一詩何容相異況襄廿七年趙孟引詩亦作
匪不作彼與漢書正同尤爲明證乎今本蓋是杜從鄭
箋所改漢志匪儌當從應仲援說爲不傲訐與鄭本論
語義合師古改爲儌倖非是荀子云故未可與言而言
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匪交匪紓天子
所予此之謂也審其文義交亦絞之省借未可與言而
言近於絞矣故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近於紓矣故謂

之隱楊注不審荀子本文止據今本毛詩便云匪交當爲彼交失荀子引詩之旨矣

單子其死乎

左傳昭十一年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五行志上中作單子其死虖古乎字無將字似爲得乎字之神有之意反覆索然

子貢本作贛

論語學而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隸釋載石經殘碑貢作贛下篇有子貢字並同文部案子禽問於子貢曰釋文子貢本亦作贛案說文貝部貢獻功也从貝工聲贛賜也从作贛音同

貝贛省聲是貢贛不同依說文當爲贛贛即贛之譌體子貢名賜故字子贛作貢者字之省借耳今禮記樂記子贛見師乙而問焉祭義子贛問曰子之言祭尚存古本餘則多爲後人改易矣籀廎讓案檀弓下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釋文子貢本亦作贛音同左傳定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杜本亦作省借字五行志中上載古文左傳作子贛又爾雅釋詁賚貢錫畀予貺賜也郭注皆賜與也釋文貢字或作贛是爾雅古本亦作正字然陸德明已不能定其是非而識所歸矣邢疏引左傳爾貢包茅不入爲證誤解贛賜之贛爲貢獻之貢則無足責也

隱九年震電

春秋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左傳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杜注此解經書霖也而經無霖字經誤正義曰傳發凡以解經若經無霖字則傳無由發故知經誤然則經當如傳言大雨霖以震不當云大雨震電是經脫霖以二字而妄加電也案公穀經並作大雨震電何注云震雷電者陽氣也有聲名曰雷無聲名曰電大雨震電陽氣大失其節穀梁傳震雷也電霆也又五行志上劉歆曰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劉向曰雷電未可已

誤也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歷考兩漢儒春秋傳義知經本作震電非誤左氏傳當讀大雨霖句以震書始也句劉歆云始震電之時也本此傳以霖解經大雨以凡雨三日以往為霖自解霖字傳文每有此例杜氏誤讀作大雨霖以震句書始也句遂謂癸酉始雨日傳解經書霖經無霖字為誤矣

衣以尨服

五行志中上左氏傳愍傳作閔公二年狐突歎曰今命㠯今傳作以案說文㠯已也㠯用也从反已時卒閟其事也應劭曰卒盡也閟閉也謂十二月盡時也案杜注本此衣㠯尨服遠其躬也佩㠯金玦棄其衷也後

四年申生曰讒自殺近服妖也案命以時卒三句皆用以字與上文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二之字相對今本作衣之尨服蓋誤

鼷鼠食郊牛角

春秋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左氏公羊無傳徐疏引異義公羊說云鼷鼠初食牛角咎在有司又食咎在人君取巳有災而不云改更者穀梁傳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五行志中上

劉向以爲不敬而僭霜之所致也昔周公制禮樂成周道故成王命魯郊祀天地以尊周公至成公時三家始顓政魯將從此衰天愍周公之德痛其將有敗亡之禍故於郊祭而見戒云鼠小蟲性盜竊鼷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鼷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陪臣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天重語之也成公怠慢昏亂遂君臣更執于晉至于襄公晉爲溴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奪君政其後三家逐昭公卒死于外幾絕周公之祀董仲舒以爲鼷鼠食郊牛皆養牲不

謹也案何注公羊云京房易傳曰祭天不愼鼷鼠食郊
牛角又食者重錄魯不覺寤卽本董義又云角生上指
逆之象則於義無取劉子政以角兵象在上君威也食
角爲傷君威得之據徐疏引異義公羊說知公羊無傳
說者本穀梁言之劉子政之義尤爲深切著明

論語古文今文

釋文序錄云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
齊論擇善而從号曰張侯論最後而行於漢世禹以論
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列於學官鄭元就魯
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焉魏吏部尚書何

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元陳羣王肅周生烈之說并下己意爲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於世據此則張侯論語已不全爲魯論厥後包周所注列於學官皆是本也鄭康成就包周之本以齊論古論校正之凡五十事則鄭本論語又參合古魯齊三書定之非張包周之舊矣何晏所集七家內孔安國馬融蓋純乎古文餘則三家並有然鄭君校從古論有注以識別使後人可考何晏就三家本以意爲之自序稱集諸家之美有不安者頗爲改易故采孔馬之注則改包周之本用包周之說又易孔馬之經自成一家不今不古甚可慨也今據

何氏以前書略爲分別之漢石經殘碑此張侯魯論也史記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及許氏說文皆古論也石經見洪氏隸釋茲不贅列古論語傳不習乎魯論語專不習乎釋文下凡見釋文者皆不注所本古論語未若貧而樂道仲尼弟子傳魯論語未若貧而樂古論語而衆星共之魯論語而衆星拱之古論語有酒食先生饌魯論語有酒食先生餕古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魯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古論語縱之純如也孔子世家魯論語從之純如也古論語無適也魯論語無敵也古論語可使治其賦也魯論語可使治其傳也古論語夫子之言天道與性命弗可

得聞也已（孔子世家）魯論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贊）古論語未知焉得仁魯論語未智焉得仁（漢書古今人表論衡問孔中論智行下句同）古論語崔子弑其君魯論語高子弑其君古論語吾不知所以裁之（孔子世家）魯論語不知所以裁之古論語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仲尼弟子傳）魯論語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古論語文質彬彬魯論語文質份份（說文人部廣圻案說文是古論語當互易）古論語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魯論語夫子矢之曰予所鄙者（論衡問孔）古論語子之燕居魯論語子之宴居古論語吾未嘗無誨焉魯論語吾未嘗

無悔焉古論語假我數年孔子世家魯論語加我數年古論語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魯論語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古論語其爲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孔子世家魯論語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古論語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魯論語多見而志之知之次也白虎通禮樂古論語揖巫馬旗而進之仲尼弟子傳魯論語揖巫馬期而進之古論語正唯弟子不能學也魯論語誠唯弟子不能學也古論語君子坦蕩蕩魯論語君子坦湯湯古論語民無得而稱焉魯論語民無德而稱焉釋文後漢書丁鴻傳論古論語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

也而不與焉魯論語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預焉(白虎通聖人)古論語空空如也魯論語悾悾如也古論語弁衣裳者魯論語絻衣裳者古論語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魯論語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後漢書張壹傳趙岐孟子章指)古論語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魯論語賈之哉我待價者也(白虎通商賈)古論語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魯論語孔子於鄉黨逡逡如也(孔子世家索隱隸釋山陽太守祝睦後碑)古論語辯辯言唯謹爾魯論語便便言唯謹爾古論語朝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孔子世家)魯論語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古論語執圭鞠躬如

也魯論語執圭鞠竆如也儀禮聘禮注 古論語上如揖下如授魯論語上如揖趨如授古論語不使勝食旣說文皀 魯論語不使勝食氣古論語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魯論語雖疏食菜羹必祭必齊如也古論語鄉人儺魯論語鄉人獻古論語君賜生魯論語君賜牲古論語見弁者魯論語見絻者古論語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魯論語朋友無所歸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白虎通三綱六紀 古論語車中不內顧魯論語車中內顧古論語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仲尼弟子傳 魯論語德行顏淵閔子騫冉

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古論語南容三復白珪（仲尼弟子傳）魯論語南容三復白圭古論語仍舊貫魯論語仁舊貫古論語師也辟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喭魯論語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古論語無吾以也魯論語無吾已也古論語因之以饑饉魯論語因之以飢饉古論語詠而饋魯論語詠而歸古論語吾與黬也（說文黬雖皙而黑也从黑箴聲古人名黬字子皙仲尼弟子傳作箴字是者文）魯論語吾與點也古論語仲弓問政（仲尼弟子傳）魯論語仲弓問仁古論語片言可以折獄者魯論語片言可以制獄者（廣雅釋詁一制折也）古論語子之迂也魯論語子之于

也古論語夫君子爲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孔子世家魯論語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古論語吾黨有直躬者魯論語吾黨有直弓者古論語硜硜然小人哉魯論語悻悻然小人哉孟子公孫丑下注古論語朋友切切節節兄弟熙熙毛詩伐木傳魯論語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古論語子貢方人魯論語子貢謗人古論語有荷臾而過孔氏之門者說文艸部魯論語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古論語高宗諒陰三年魯論語高宗諒闇三年鄭注本又公羊傳文九年注古論語在陳絕糧魯論語在陳絕粻古論語小人窮斯⿰女監矣說文女部魯論語小人窮斯濫矣古論語工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魯論語工欲善其事必先厲其器（漢書梅福傳）古論語好行小慧魯論語好行小惠古論語友諞佞（說文言部）魯論語友便佞古論語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魯論語言未及之而言謂之傲古論語邦君之妻魯論語國君之妻（白虎通嫁娶兩引）古論語邦人稱之曰君夫人魯論語國人稱之曰君夫人（白虎通爵又嫁娶）古論語饋孔子豚魯論語歸孔子豚古論語涅而不緇魯論語泥而不滓（史記屈原賈生傳皭然泥而不滓者也後漢書隗囂傳賢者泥而不滓又隸釋費鳳別碑涅而不滓隸續廷尉仲定碑泥而不宰禮堂謹案文選東方朔畫贊云涅而無滓廣圻案泥而不宰見婁機字源今隸續有錄無書）古論語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魯論語苟患失之

亡所不至（漢書朱雲傳）古論語古之矜也廉魯論語古之矜也貶古論語天何言哉天何言哉魯論語夫何言哉夫何言哉古論語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仲尼弟子傳）魯論語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古論語惡果敢而窒者魯論語惡果敢而室者古論語惡徼以爲知者魯論語惡絞以爲知者古論語齊人饋女樂魯論語齊人歸女樂古論語往者不可諫今來者猶可追也（孔子世家也亦當作兮）魯論語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今本無二也漢石經有）古論語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魯論語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古論語悠悠者天下皆是也（史記孔子世家文選）

晉紀總論注

魯論語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古論語朱張魯論語作張古論語行中清孔子世家魯論語身中清古論語廢中權魯論語發中權古論語百工居肆以成其事魯論語百工居肆以致其事白虎通辟雍古論語君子之道焉可誣也魯論語君子之道焉可憮也漢書薛宣傳古論語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仲尼弟子傳魯論語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古論語敢昭告于皇皇后帝魯論語敢昭告于皇天上帝白虎通三軍古論語有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魯論語無此章魯論語衛靈公有子曰父在觀其志父

沒觀其行古論語無此章凡六經古今文不可偏執古文多假借今文多正字又往往古文得其眞今文或以形聲致誤故必合考之方兩通漢儒今文家不知古義古文家鄙棄今學皆過也能參合古今擇善而從可爲後學法守者惟北海鄭君一人而已

經義雜記卷第二

經五千八百十七字
注六百九十字